



【津津有味】

人间四月天

□王优

晨起，微雨之中，穿过广场。广场空荡荡，一妇人脱了外套独舞，没有伴奏，没有观众，一招一式却毫不含糊，偌大的广场仿佛就是舞台，她随心起舞，舞给自己看，舞给天地看。两棵羊蹄甲枝繁叶茂，紫红色的花朵浮在绿叶之上，灼灼其华，明艳动人。

昨晚给妈妈打电话，说今天中午回去吃饭。“那我砍根猪脚炖起”，电话那头，妈妈的声音清脆而欢快。一早我去菜市买鱼，妈妈不爱吃肉，喜欢吃鱼。女店主动作利索，拿网兜一网，捞出一条，抡起棒子照鱼头啪嗒一声，称量、去鳞、冲洗、剖开、切片剥块……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鱼悄无声息，刚才还在水中畅游，此刻已被大卸八块……

一个生命的延续需要许多生命的牺牲，每个节日亦是其他生命的祭日。没什么可感慨，生活就是这样。不是所有人都能远庖厨，但在心底，应该有一个位置，种植另一些词语，比如不忍、悲悯、感恩。这样，天地之间，才会更清朗而葱茏，祥和而安宁。

又买了草莓。那红艳艳、水灵灵的样子，真是难以抗拒，让人想起婴儿嘟嘟的小嘴。《格林童话》里，草莓被埋在深深的雪下。善良、信任、分享，付出爱，获得爱，白雪掩红莓，深爱原是藏而不露。

汽车在公路上奔驰。不时可见执勤的工作人员立于路旁道口，戴了红袖章，宣传文明祭扫，预防森林火灾。路两旁，春林初盛，无边的新绿扑面而来。白杨换新装，树叶绿得发亮。香樟、水杉，这些高大的乔木皆华服在身，风流倜傥。槐树花开，泡桐花开，紫荆花开，黄荆子、马桑子、麻柳子……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草木，皆新绿点点，杂花生树。

人间四月天，一年中最美最愉快的时间。穿行于新绿之中，那种新生的美好与浩大，那样的空灵和愉悦，简直无法言说，只觉得世间所有美好，这一刻，全都奔我而来。

回到家，但见房前屋

后绿树环绕，核桃新叶泛红，李树细叶繁茂，梨子已有指头大小。新年挂的红灯笼，有些被绿掩映，有些褪色变形，有些早已积尘。妈妈迎出来，腊肉的香飘出来。干干净净的小院子，阶沿上码着劈柴，门框上的春联依然红彤彤。新年的气息仿佛并没走远，但转瞬之间，时节已至清明。屋后塘堤上，泡桐花开满树，大朵大朵的花落在绿茵茵的草上。有些已经枯萎，有些刚刚落下。洁净的花朵，洁净的草坪，最原始最自然的形态，没有遭受任何污染与搅扰。它们安静而生动的样子，让我怦然心动。

塘里的水已干涸，取而代之的是蔓延的绿，大半个塘芳草萋萋。十来只白鸭摆着肥屁股啄过来，嘎嘎嘎，嘎嘎嘎，红红的扁嘴在绿草中犁来犁去，兴致盎然，意味无穷。没有了水，但是还有草，它们在草中一样自在欢畅。

妈妈说她昨天就去给祖母挂山了，刚回来雨就下起来了。这会儿，她又陪我去给祖母上坟。“妈，你孙女儿看你来了，你要好好保佑她哟！”妈妈在坟前念叨，就像祖母生前，她陪她聊天一样。袅袅烟火中，想起祖母生前的点点滴滴。她带我走过的山路，她给我摘下的刺果，她在灶间忙碌，她在时间边缘忍耐沉默。

每年新春第一天，我们姐妹几个和妈妈来看她，我们带来糖果糕饼，我们拔掉坟前的枯草，我们回忆感叹，笑着说话，说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。身后，山林寂静，草木枯黄；远处，青山逶迤，雾岚缥缈。那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，我们与祖母待在一起，看尘世渺渺，看日光漂移。此后，各自忙碌，直到清明，花嫣草茂，风清日暖。我回来，带给祖母一刀纸钱的陪伴，顺便听沉默的爸爸唠叨几句，看看妈妈头上的白发又多了几许。

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响起，沉寂的山林微微颤抖一下……四月的乡村，新绿浩荡，天清地宁。清明的细雨飘洒着淡淡的轻愁，也蓬勃起赏心悦目的画意诗情……

【席地而谈】

告别的方式

□马俊

15年前的一个深夜，祖母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祖父一大早发现了，慌得不知所措，连电话也打不出了，赤着脚跑到我家叫人。祖母的身体一向不错，前一天还做了一桌美食给回娘家的姑姑吃，谁也不曾料到她会突然离开。

那年祖母76岁，也算高寿了。可是我们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她的离世，简直让人崩溃。儿孙们还未尽过一天孝，我们都习惯了她的照顾和付出，她做的红烧肉和糖醋鱼最好吃，她把院子里的核桃树结下的果子给我们分，她把好吃的藏在柜子里留给我们……可她竟然招呼也不打就猝然离开。我们个个哭得撕心裂肺。姑姑的眼泪都要流干了，眼睛肿得睁不开。我的父亲是个坚强的人，此前从未见他流过泪，可是那次他号啕大哭。我无数次梦到跟在祖母身后去菜园里摘西红柿，她依旧是笑咪咪的模样，把最大最红的西红柿给我吃。梦醒之后，我的枕头湿了大半。我还为她写下大量回忆性的文字，寄托哀思。

一个善良而普通的人去世后，带给活着的人无限悲伤。悲伤的眼泪汇成海，流淌着绵绵不尽的深情。后来很多年里，我们提起祖母都会黯然神伤。她以悄然无声的方式告别世界，留下一个温情的背影便消逝在时光苍茫之处。

5年前，86岁的祖父突然性情大变。他原来最怕给别人添麻烦，80岁以后还是独居，自己做饭完全没问题。无论谁去看望他，他都会嘱咐不要总来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可我从他打给我的一个电话中发现了端倪，那次他让我给他买无糖蛋糕，要最好的。那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以前我给他买东西，他都会怪我乱花钱，还总嫌我买的東西貴。

后来我跟亲人们说起祖父的变化，大家竟都有同感。祖父时不时就给儿孙们打电话，今天要买这，明天要买那。我们怀疑他有老年痴呆的前兆，可他思维正常，脑子并不糊涂，而且说话很有逻辑性，还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医生也说，这种情况无需吃药。

祖父性情大变后，一家人都围着他转。有段时间，他爱上了旅游。年岁大了去不了远方，我们就带着他去附近走走。他总是大清早就突发奇想，提出要去哪里玩。大家忙了一周，周末都有安排，可他不管你有多重要的事，都要推掉去陪他。他走路已经很慢，我们要全程跟随他。他喜欢在旅游景点吃饭，不管多贵的饭菜我们都带他去吃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却撇撇嘴：“不好吃！”那两年，祖父把自己当成月亮，让我们一群星星围着他转。

被他摆布得无可奈何了，我们难免抱怨。尤其是两位姑姑，祖父已经严重影响了她们的正常生活。可祖父依旧乐此不疲，仿佛不给别人添点麻烦就不舒服。就在我们的耐心和承受力到了极限的时候，祖父突然病倒。他在病床上无法自理，儿孙们擦屎擦尿伺候了一年。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最后气若游丝。在所有儿孙围在床边时，他离世了。这一次，我们的悲伤好像没有那么多。

姑姑说，祖父大概是故意折腾这几年，为的是让我们不要太想他。可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，这应该是他告别世界的方式，跟祖母不同。这样的告别，他是无意识的。

人，生的时候千篇一律，死的时候却千差万别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世界的方式，而这种方式是自己无法左右的。我们无法左右生，也无法左右死。生命的逝去永远是一个难解的谜题，充满了玄妙色彩。

【简单心情】

纯粹的爱

□李肖容

我对《哈利·波特》里邓布利多校长的那个冥想盆心仪已久，只要取出魔法棒抵住自己的头，以往纠缠缠绕的记忆就会被吸出来，寄存在冥想盆里，再也不会丢失。用这法子，剪辑人生片段，还自己一颗澄清的心，等未来到来，让过去过去。

可是我又常在冥想时犹疑，记忆之河浩浩荡荡，究竟是哪些无法释怀的人和事潜在心湖？我的记忆回到童年。

我3岁就失去母亲，和父亲相依为命。我从小爱臭美，总是吵着父亲每天给我扎个小辫儿。父亲扎得很慢，有时扎了十几遍我也不满意，总是看快要迟到了，我才勉强罢休，等放学回来，再埋怨父亲怎么这么笨，没有把辫子扎好。父亲是个老实的人，无论我怎么任性，他都微微地笑着，一点儿也不生气。

直到有一天，父亲突然生气地说我臭美得不像话了，强行把我的头发剪了，还在中间分出一条像河流一样的缝儿。见我哭闹着不去上学，他拿出我最爱吃的夹心糖来哄我，说过不了多长时间，我的头发就会像女明星那样俏丽。孩子总归是孩子，哄一哄就没事了。从那天起，我永远地与那个想象中的长辫子姑娘无缘了。父亲每天起来总要给我梳头，中间劈出像小河一样的缝儿，那条缝儿后来真的像一条河一样，一直流淌到我15岁。

记得在我15岁生日那天，父亲给我做了一桌子好菜，还特意煮了三个鸡蛋，我们一人吃了一个，然后父亲又拉我到照相馆去照相。回来后，父亲把第三个鸡蛋也让我吃了，还把我留着短发的相片挂在自己的房间里。父亲说，那第三个鸡蛋本来应该是给妈妈吃的，可是她早走了，就是我的了。那一天，我吃了母亲的那个鸡蛋，心里忍不住想哭……

打那以后，父亲就不再要求我留短发了，他说女儿长大了，想哪样就哪样吧。可是我心里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父亲给我塑造的那个短发形象了。

父亲去世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盯着墙上我的那张照片，两行泪从父亲的眼中淌出，我知道父亲一定有什么话没来得及说。后来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，我才发现，父亲的钱包里一直藏着我的照片和妈妈年轻时的照片，我的发型、脸盘和妈妈是那样相似……

回过头来，想想那些人、那些事和那些纯粹得让人心碎的爱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让人无法回报的。

投稿邮箱：qlwbqg@163.com